

水作为武器：从历史禁令到犹太复国主义实践

水，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历史上一直被用作武器——用来让平民挨饿、疾病、流离失所和毁灭。国际法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反思发展，明确禁止毒害、破坏或拒绝获取水源。然而，在现代，我们发现一个国家——**以色列**——反复违反这些规范，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系统性地，在其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殖民和占领中。从1948年的生物战到约旦河西岸的基础设施破坏和加沙的围困策略，水作为武器的使用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一贯特征。

本文追溯了水被武器化的历史、其在国际法下的禁令，以及以色列策略从直接投毒到结构支配的演变。它还探讨了战后欧洲早期犹太复仇阴谋的失败如何催化了暴力的重新导向——最终导致通过控制和破坏水资源对巴勒斯坦生活的长期且持续的攻击。

水被武器化：历史概述

故意毒害水源长期以来被谴责为战争中的可憎行为。古代和中世纪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围困军队用尸体污染水井到使用天然毒素。随着战争法的发展，此类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变得不可容忍。

- **《海牙第四公约》(1907年)** 禁止使用毒药或毒武器（第23条(a)）。
- **《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 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包括在水中的使用。
- **《生物武器公约》(1972年)** 和 **《化学武器公约》(1993年)** 重申了这些禁令。
-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年)** 将使用毒水定义为战争罪，根据第8(2)(b)(xvii)条。

到20世纪，此类行为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对所有国家和行为体具有约束力。然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期间，这些规范很快被违反。

“撒你的面包”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水源毒害 (1948年)

1948年，在纳克巴（超过750,000巴勒斯坦人被强迫流离失所）期间，以色列民兵和科学单位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了蓄意的生物战行动。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用**伤寒细菌**毒害供水：

- **阿卡 (1948年5月)**：犹太复国主义部队用伤寒污染了市政供水，导致大规模疾病。红十字会介入。这是犹太复国主义部队首次已知使用细菌武器，由哈加纳的**131部队**协调。
- **加沙 (1948年6月)**：埃及当局挫败了类似计划。携带生物制剂的犹太复国主义特工在部署前被逮捕。
- **比杜、贝特苏里克和艾因卡里姆等村庄**的井或水库被污染或摧毁，导致疾病和流离失所。
- **艾因扎伊图恩和加利利多个村庄**的井被永久破坏，通常与屠杀或大规模驱逐相结合。

这些行动违反了当时生效的**海牙规则**的多项规定，并符合**达勒特计划**的教义——一项更广泛的去人口化和威慑战略。

从毒害德国到毒害巴勒斯坦：目标转变，免责的诞生

1945年，**纳卡姆团体**——一群致力于复仇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网络——计划毒害纽伦堡和慕尼黑等德国城市的**供水**。他们渗透了市政水务系统并获取了接入地图，意图用砷杀死数百万人。但该计划失败，英国当局拦截了他们的领导人，毒药被倾倒入海。

无法触及或惩罚德国人——他们在地理上遥远且受政治保护——该团体的愤怒并未消散。它被**重新引导**。一个更容易接近且毫无保护的目标就在附近：**巴勒斯坦人民**。这些人在大屠杀及其前几年中，在许多情况下**为犹太人提供了庇护**，当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愿意接受他们，正如1938年的**埃维昂会议**所显示。

仅仅三年后，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毒害了巴勒斯坦的水井——不是为了报复大屠杀，而是作为殖民和驱逐的工具。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构建了一个谎言：**巴勒斯坦人，而不是德国人，对大屠杀负责**。

这个谎言最常被重复的版本声称**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煽动”或与希特勒共同策划了大屠杀。这一说法在历史时间线的审查下崩溃，但仍是以色列宣传的核心支柱。即使在今天，哈斯巴拉账号和以色列政客继续重复这一扭曲，称巴勒斯坦支持者为“伊斯兰纳粹”或“巴勒纳粹”——一种叙事颠倒，旨在抹去德国的罪责并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暴力辩护。

现代策略：定居者暴力和结构控制

虽然生物攻击已经停止，但水的武器化以更阴险的形式继续存在——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军政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性剥夺系统**：

- **定居者破坏**：定居者定期在**社区水箱中洗澡**，破坏灌溉管道，向屋顶水箱射击，并阻止进入泉水。
- **2025年7月**，定居者将原本用于3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的水改道，用于填充附近定居点的**私人游泳池**。
- **水箱破坏**包括用**石头、混凝土或垃圾**填充水井，使其无法使用。

这种定居者暴力由**国家政策支持**，特别是根植于**1967年军事命令158号**的政策，该命令要求**巴勒斯坦人为任何新的水设施获得许可**，包括**雨水收集**。几乎从不发放许可。

梅科罗特政权：制度化的种族隔离

以色列国家水务公司**梅科罗特**监督一个系统，其中：

- **52%**的提取水流向以色列。
- **32%**流向非法定居点。
- **仅16%**留给数百万巴勒斯坦人。

与此同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每天仅获得**20–50升**水，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最低标准的100升**。定居点享有灌溉农场和游泳池。这不是稀缺——这是至高无上的。

在**C区**，以色列对**山地含水层**的过度开采导致巴勒斯坦水井干涸或变咸。在**巴尔达拉和阿尔-奥贾等地**，农业正在崩溃。土地本身正在被杀死。这是**生态灭绝**。

刑罚天空：雨水作为违禁品

甚至天空也不自由。根据**军事命令158号**，雨水收集被定为犯罪。没有许可建造的水箱：

- 被以色列部队**拆除**。
- 作为“非法基础设施”**被没收**。
- 通过断水受到**惩罚**（例如，2017年一个村庄五天失去了全部供水）。

这些做法违反了**第四日内瓦公约、海牙规则（1907年）**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的人类水权。以色列人消耗的水量至少是巴勒斯坦人的**四倍**。

加沙：围困作为环境和生物战争

在加沙，水不仅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是**围困的武器**。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封锁或轰炸了关键基础设施：

- **海水淡化厂被摧毁**。
- **污水处理设施成为攻击目标**。
- **水泵的燃料被拒绝**。

截至2025年：

- **超过97%**的加沙水不可饮用。
- 儿童患有**慢性水传播疾病**。
- 自**2025年3月2日**以来，加沙进入**IPC第五阶段饥荒**，免疫系统削弱使甚至轻微的**肠炎**病例可能致命。

当**消瘦的巴勒斯坦儿童**的图像在线传播时，以色列哈斯巴拉账号将其驳斥为“遗传病”的受害者。纳粹曾对像**安妮·弗兰克**这样的受害者提出同样主张，她不是死于毒气室，而是死于伯根-贝尔森的斑疹伤寒，一种**水传播疾病**。回响令人毛骨悚然。

结论：毒害水，毒害记忆

水一直是武器。但在犹太复国主义项目中，它已成为一种教条——去除、惩罚和支配的手段。从1948年至今，水井被毒害，含水层被掠夺，口渴被定罪。在加沙，儿童因缺乏清洁水而死亡。在约旦河西岸，整个社区被迫放弃他们的土地。

然而，即使他们的水被偷或毁，巴勒斯坦人仍被指责——不仅因为他们的抵抗，还因为他人的罪行。一个帮助从大屠杀中拯救犹太难民的民族已成为**其替罪羊**——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

因为他们就在附近。

将水用作武器就是对生命本身发动战争。将种族灭绝的罪责转移到其幸存者的受害者身上就是毒害真相。如果要实现和平，首先必须有正义。而正义始于揭露武器，命名罪行，并将水——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归还给那些被盗的人。